

不知道為什麼，每次經過大殿前的施食台，總有一股莫名的感動。不管到哪個寺院，那躲在小小角落的施食台上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與香爐裡那柱香的光交相輝映，就像水晶的星星從渾黑的大海中跳脫出來。

決定之間

弘見 /



向晚的餘暉斜斜地照著大廈的玻璃帷幕，霓虹燈不停地追逐閃爍，扭曲的車影在亮晃晃的螢幕上如魚般喧嘩游過。陷身在陌生的台北街道擁擠的人河裡，公車

站牌竟成了我們四人唯一的依靠，時刻是下午五點三十分。
× × ×
今天本學期研究生第一次來台北上課的日子，我們必須在傍晚五點四十分以前抵達新店車站，好搭乘社區專車到陳居士借我們的房子歇腳。

四點正，國光號駛進了台北終點站，下車第一件事就是討論如何搭車到新店，由於我曾在那裡住過，又會下山採購，於是自告奮勇說：
「我們只要搭公車到公館，轉一班車即可抵達新店車站。」經驗即是權威，一行人加緊腳步走到了新公館博物館前，好不容易，延著路旁，在支支離離的站牌

中瞧見一支可以通公館的牌，四個人趕忙往前一站，不到一分鐘，另一個聲音表示意見了：
「我建議我們去找直達新店的公路局站牌，不必再換車……」
「一次經驗實在算不了什麼！或許真有其他更省時省事的方法？」我「心虛」的同意了自稱法師與見慈法師的建議。

也就在他們剛穿過斑馬線，在路的對面尋找公路局站牌時，一輛開往公館的公車停了下來，望著擠向車門的人潮，我寬慰自己說：
「沒關係，等我們搭上直達車會比這一線到公館換車更快些。」
× × × × ×

剛拾眼在人群中尋找同伴——正在尋找站牌時，又一輛往公館的公車停在我眼前，身旁閃過一片紅黃藍紫的衣著顏色，我再次重複沒關係的話語。
過了五分鐘，再一輛公車到了，內心不禁嘀咕：「如果決定在公館換車，現在說不定早搭上往新店車了，真是欲速則不達。」
只見對面一位出家師父正向我們招手。
四點四十分，一行四人終於抵達公路局站牌。

「怎麼有人會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佛陀啊！可憐的龍族快要被消滅了，求求佛陀救救我們啊！」龍王哭喊的聲音近似哀鳴。原來，有一種大鵬金翅鳥，相傳牠的翅膀張開有三百三十六萬里長，只要展翅便可遮住日月天地，牠的一隻腳已佔滿了閻浮提，牠的身體到底有多大，實在難以想像了。牠以龍為食，而且食量非常大，任龍族有多大的繁殖力，也無法滿足大鵬鳥的需求，所以龍王跑來請求佛陀解救即將滅種的厄運。正當龍王哀訴時，大

鵬鳥已經趕到佛陀座前，龍王驚慌地躲在佛陀的背後，大鵬鳥冷冷地睨了龍王一眼，對佛陀說：
「我肚子餓了，我需食物！」
「你不要吃牠，不可以？」佛陀說。
「牠要生存，我也該救救牠！」大鵬鳥理直氣壯地說。
頓時大眾默然，面面相覷，只聽得風吹樹葉沙沙作響，佛陀沈默了一會兒，微笑著說：
「只要你不吃龍王，也不再殺生，我會告訴所有的出家弟子們，從今以後，每餐用齋時，一定留七粒米分給你們。因此只要有我出家弟子的地方，都不會讓你們受到飢餓！」……於是這個故事就在出家行者們的身上代代流傳了下來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永遠的大鵬鳥

——那柱香的光

給子



今年夏天，有位舊時的老友風塵僕僕地來訪，侃侃談起他歐遊的見聞。他說，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上，看到許多鴿子穿著光亮的羽毛，高興地吃著遊客們丟下來的穀粒。
「有的甚至雄糾糾、氣昂昂地站在遊客肩膀上拍照呢！」那忘我的神采，彷彿正有鴿子舔著她的臉頰。
「伸手便可觸摸到鴿子溫暖的體溫，在這充滿肉慾強食、爭相食喉的現代生活裡，那是種難得且會令人心酸的感覺。」朋友的話語使我動容，血液裡竟也感到一絲暖意。
她又說到在漢堡的亞士達湖畔住著一對野鴨，「聽說到了冬天，便有保護動物協會的人在湖邊為鴨子築巢，每天給牠們餵食，直到隔年春天湖水解凍才離開……」我閉目冥想那在風雪中送食的人以及施食的行者踏過深林的背影，一時，大鵬金翅鳥、鴿子、野鴨全飛進了心海。

曾經幾度地問師父：「就憑七粒米或指甲許的穀粒，即能維持一隻大鵬鳥的生命嗎？」師父淡淡地笑著說：「那是必須透過心力，高興地吃著遊客們丟下來的穀粒。」
「而最基本的，我想佛陀所要提醒我們的是做一個行者，在接受供養時，不忘布施，我們手上的食物是得之於整個社會——一粒米自檀越口中分出，半溫水自行人肩上擔來——唯有透過食物的分配，生命才能維持無限延續，有了布施，整個生命界才能相輔相成，否則大鵬鳥儘管有強大的身軀、威力，可為所欲為，但等到把龍吃光，自己也會因食物短缺而滅亡。」
原來，大鵬鳥不只是一隻鳥，牠是個象徵，象徵著生命界要透過布施、分配，才能達到「均衡共存」，表面上只有白米七粒、饅頭少許，真正所施的是供養的心、布施的誠意。看著師父從鉢盂中拿出米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湧泉之歌

一線希望升起，四人恢復沈默，繼續等車，只是我們再也不奢望能搭上五點四十分的那班車了。漸漸地人聲、車聲沸騰起來，台北街頭進入下班時刻，我們伸長了脖子，眼光朝著同一方向，在尋覓、在等待。終於，在車隊中，遙遙望見一部「普通車」越來越近。這次總算乖了，由見慈法師先上車問路。
「只到『中央新村』，不到新店。」見慈法師下車後搖著頭說。
「是嗎？要不再問清楚？剛才問了兩個人說可以到新店的。」
「還是可以上車，到景美再換車。」自稱法師直拉著我們上車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

結語

有位教育界的朋友到寺裏來，很苦惱地對我說：「我耗三年全部的心力教學生，可是得到的卻是什麼回報呢？」學生竟指著鼻子罵我！……教育是我的責任，沒有把學生教好，如何向家長、國家交待？我到底要怎麼教下去呢？」
其實，這正是自覺的開始，也是轉化的契機。教育工作並不只是在作育學生，更重要的是藉此讓自己成長、提昇。任何行業都可以自我教育，尤其是從事教育工作者更有著最好的因緣；而六度——菩薩道的實踐，正是落實的最佳途徑。在不斷自覺、覺他、成人、成己的過程中，我們便是向成佛的大道一步步地邁入了！

「這怎麼會有人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嚴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一連串的開號就像「嘿！嘿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們。